



ZAICITI

栽刺集

陈 健 吾

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

栽刺集

陈 健 吾

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龙光沛
封面设计 项锡黔
技术设计 苟新馨

裁 刺 集

陈 健 吾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5印张 63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贵阳第1次印刷

印数1——2,020

书号 10115·711 定价 0.60 元

栽花与栽刺

——也算前言

前几年，报刊上批评过一阵“多栽花、少栽刺”的思想。批评归批评，在实际生活中，还是栽花的多，栽刺的少。当然也有栽刺多、栽花少的。比如我这个人吧，自己回顾一下，一生中大概是栽刺多，栽花少。在笔墨生涯中，文章写得不多，可是文章中刺伤人不少。于是就编纂了这么个《栽刺集》。

收在这个小册子里的多数是杂文。我不是作家，对于杂文没有研究，只是由于工作关系，碰到某件事、某个问题有所感，就信笔一写拿去发表。这样的小文章，实在杂得很。由此我想，杂文这东西，是一定有针对性的，不是对人的某种思想，就是对事的某种看法。没有针对性，就不是杂文。既然有针对性，文中大概都含有一点刺，不会是无刺的花。当然，从自己的愿望讲倒是想栽花，可结果呢，恰恰触到一些人的痛痒处，这又成了刺。是不是自己认为都是在栽花？也不是。有的是有意栽刺。我想，有的农民在田地地坎不也栽点刺么？写文章也何妨栽点刺的。我也曾用过“栽刺”的笔名写杂文，这就不能说是在栽花，而是有意栽刺了。栽刺

是可能伤人的，被刺着的人自然会有反应。果然，我的有些杂文真的招来了一些是非。怎么办？白纸黑字，已经印在报刊上发表了，只好听任人们去议论。

其实，“花”与“刺”并不容易识别。在你看来是“花”，在我看来是“刺”；在你看来是“刺”，我倒认为是“花”。有人吹捧你几句，似乎是“献花”，实际是埋下一根刺；有人批评你几句，刺了你一下，倒是向你奉献一剂良药，一束真“花”。在自然界，在花的世界里，不少是花刺集于一身的。月季、玫瑰、蔷薇、虎刺海棠、仙人掌类都是集花刺于一身。这类花卉，倒很有点象杂文的味道。可惜，我的杂文缺少文采，花味很少，刺倒有一点，不堪与那些美丽的花卉比拟。

收到这个集子里的，还有通讯、思想评论之类的文章。这些文章，由于我用杂文的手法写惯了，其中也带有刺。有的也因此引起一点风波。比如“姓社不姓资”那篇编者按语，就刺痛过一些人，有人就控告过我搞“修正主义”。现在事过境迁，风波已平，没有必要再说什么了，不过，既是一桩公案，作为我一生的痕迹，也不妨收集进去。那篇原来用三个人署名发表的通讯，是作为那篇编者按语的延伸和注脚，以事实说明原来的观点，是我执笔写的，于是收了进去。贵州日报有的思想评论是署名任志高和严文的，是我定名的一个集体使用的笔名，大多数是其他同志所写。收到这个集子里的《用自己头脑想问题》、《前进与倒退》两篇，可能是刘学洙、高宗文两位同志写的，是我出的题目，又经过我修改发表的。既然不是自己亲笔写的，为什么又收进自己的集子里

呢？原因也有一点。就是我当时有那么一些看法，主张发表那么一点东西，对一些人刺一下，引起一些人对于贵州工作的思考。这当然会得罪一些人，特别是一些作领导工作的同志，但为了向党向人民负责，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没有做作家、当文人的奢望，只是历史开了个玩笑，把我推到舞文弄墨的岗位上，办了十几年报纸。个人扭不过环境，既然站在要笔杆的岗位上，也只好“鸭子上架”了。特别是在头脑热昏的大跃进年代，东一篇，西一篇，为浮夸风呐喊。那些东西，实在只有塞之字纸篓。现在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几篇，还带有“左”的错误影响的痕迹，也有的被认为是唱反调，如“抓小”。满天都在“大办”，你来一个“抓小”，岂不是一根刺么！后来受到一些人的指责，也就不奇怪了。其实，我那篇短文，无非是讲了一点辩证法，实质还是为大跃进帮腔，并不是有意对大跃进栽刺。

我向来认为，发表在报纸上的杂文，都带有新闻性，无非是针对当时发生的事情发议论。时间一过，也就变成了旧闻，作用就不大了。所以，我在写文章的时候，既没有让它流传下去的长远打算，也没有妄图集中起来出小册子的企望。可以说，是写一篇丢一篇，连原稿也不留。这倒不是不为读者负责，也不是发生问题好销踪灭迹，更不是认为杂文本身没有什么保存价值，不能成为不朽之作，这方面已有鲁迅先生的光辉范例在，用不着我去多嘴。我是认为自己学识浅薄，所写的东西既没有什么深刻道理，也无文采，没有必要让人们再浪费时间去重读。可是去年十月间，贵州人民出

社版的编辑碰到我，说是计划出一套《贵州诗文丛书》，要我收集过去的文稿出版一本，纳入他们的编辑计划。盛情难却，我答应了。于是翻了一下报纸，把其中还留有印象的一些篇找出来，编成了这么个集子。既然我办了几年报，趁出版小册子的机会，把我的办报指导思想方面的文章也收四篇进去，作为一个历史纪录。

这个集子，如果有人不嫌简陋，愿再一读，那就不胜感激；读后再给批评指正，更是感谢之至了。

1985.10.25.于贵山之阳

目 录

栽花与栽刺

——也算前言·····	(1)
“学而优则·····”·····	(1)
“抓小”·····	(5)
关心群众生活·····	(7)
坚定相信群众 放手发动群众·····	(10)
一直红到老·····	(18)
关心大局·····	(21)
姓社与姓资·····	(24)
他们迈步在新的轨道上·····	(27)
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	(41)
前进与后退·····	(48)
开短会，讲短话·····	(50)
抓“突破口”·····	(52)
“告示”的下文·····	(55)
报刊褒贬要适度·····	(56)
就要这样斗硬·····	(58)
发扬大无畏的拼搏精神·····	(59)
闲话杂文的用典·····	(60)

厕所与文明.....	(62)
“夜郎自大”辨.....	(64)
“七一”断想.....	(67)
贵州日报三十年.....	(69)
我们报纸的性质和任务.....	(77)
抓好典型，办好专栏，突出特色.....	(85)
在新的起点上奋进.....	(92)
神话世界二十天.....	(95)

“学而优则……”

“学而优”作什么？读书人必须回答这个问题，知识分子必须回答这个问题，送子弟入学的家长也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以前儒家的士的答案是“学而优则仕”。现在不少知识分子还受这个影响，读了几天书，不来过一下官瘾，似乎是白读了书。所以，有人看到知识分子参加农业劳动，长叹一声说“学而优则农！”很有些不平之意。还有些人的答案可以概括为“学而优则专”，即当专家之类。在他们的心目中，专家就是目的，成了专家，目的就达到了。

由“仕”到“专”，这是一个变化，并且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在封建社会中，生产力不发达，“专”是不好办的。名利双收的门路，别的又没有。作商贾吧，只有利，而名是列在末位的，历代帝王抑商的居多，“仕”自然是好门路了。因为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和维持自己的剥削和统治，也需要懂得治国、平天下知识的人才，于是，士就被称为国士，或者叫

做什么国宝，登上“仕”的宝座，士也就以“仕”为荣了。

社会生产力发展了，商贾大走红运。身价由士农工商的末位一跃而为农工商学兵中的第三位，不但第三位，而且第一位了，取得政权了，垄断起经济命脉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仕”这样的统治专家是管不了这个大家当的，政权中需要有代理人，各方面都需要有代理人，需要有各式各样的专家顾问，需要有为赚取更大利润而创造发明的科学家，需要有懂得经营谋利的企业家，需要外侵内压的军事家，需要歌颂这个制度的作家……，看起来，非有分门别类的专家不可了。商人自己也成了专家，名之曰：资本家。这样论断，自然有些过份，专家也并不都是这样应运而生，主要是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之所以这样论断，是只就一面看的，反正是有这一面就是了。

上面这种论断，虽然作了一点说明，也一定会引起许多人反对，说是：“嗨！你这种说法违反党中央的方针！”不错，党中央号召干部要“又红又专”，这个“专”，不也是要干部当专家的意思么？是的，要干部当专家，可是这个“专”有点不同。不但有一点不同，还大不同哩！不同就在于前面有个红字，如果去掉红的一面，只抓住专的一面，就要出大毛病，就会和前面讲的那种“专”混到一起去，这就未免太危险。

由“仕”到“专”是个大变化，由“专”到“又红又专”也是一个大变化，这后一个变化，别看只加了一个红字，但实质比前一个变化还要大得多。

其实，所谓专家，据我的浅薄的理解，对某一项事业有专门的知识和本领，都可以叫专家。比如，农业劳动模范也可以称为农业专家，养猪能手也可以叫畜牧专家，有些厨师能把一个鸡作成几十样菜，自然可算烹饪专家。不过，现在普通人说专家，大多是专指有某一方面的系统的理性的知识的人。我们以这样的人为专家，那么，人类社会中不论是具有生产方面的、生活方面的和上层的基础的系统理性知识的人，都应该是专家。这样，专家就多了。我想，人类的发展，是需要这么多的专家。或者说，人类应该人人是专家。我们就应该在各个方面，老实地在自己的业务岗位上，向本行本业进军，成为本行本业的能手，那也不是走“专家”之路么！如果以这点来说，“学而优则专”，人们是可以点头的。如果是另外一种“专”，一定要由小学而中学，由中学而大学，由大学而研究生，而博士，为成名而专，不是为人民需要而专，不是为服务于人民而专，那有什么用处呢？实不过是“资本”专家而已！这样说，倒不是一律反对循序读书以至教授、博士的专，那种专是需要的，今后国家还要更多地这样做，需要大批的这方面的专家。而是说只看见一种专家，以这种专家为天下最尊贵的人，其他是“万般皆下品”，那就是错误的思想。

什么人最尊贵？我看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人最尊贵。如果没有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人，一切自封为尊贵的人都不免要饿死。自然，创造社会物质财富，间接的和直接的创造都在内；精神上的创造，意识形态的创造，那是总结和概括

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实践经验，可以指导人们的行动，这当然也很宝贵，值得人民称赞。如果不为创造性的活动服务，而只是吃了饭，以读着现成的书本为满足，还认为是必须算作最尊贵的，那未免有点岂有此理。

学是为了做，专也是为了做，专而不用，只是一个名，空名而已。因此，“学而优”则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单为成名。学农优则农，学工优则工；农需要专就专农，工需要专就专工。以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应该怎么办；需要我们学什么就学什么。把学得的知识为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劳动服务，为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劳动者服务。

(1958.3.11)

“抓 小”

在领导工作中，“抓小”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工业中要抓小组，农业中要抓小队，其他战线上即使没有名义上的小，实质上也有一个“小”字。这里的“小”，也就是工作中的基层，生产的前线。麻雀虽小，肝胆俱全。毛泽东同志曾经讲过，领导工作要学会“抓麻雀”。“抓小”就是抓麻雀的办法。

“抓小”与官僚主义是对立的，与一般化的领导方法也是对立的。在“小”的地方，工作十分具体，什么都是真刀真枪，你在那里指手划脚一定吃不开，非逼迫你讲实际不可。以一个生产小队来说，你要他大办，多收一些粮食，他就要和你算算账，说是他这个小队有几亩地，几个劳动力，一个劳力种几亩，每亩能打多少粮，要增产还缺些什么。问题一堆给你摆出来，你就得想一想，好好帮助他解决解决。工厂里的生产小组就更不用说了，你马虎一下，人不抗议，机器也要“抗议”：“不行呵，同志，我有一个零件坏了，不能

跃进了。”这时，你就得帮助解决这个零件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倒变成大了。“抓小”，其实是“抓大”。不好好地抓“小”，不在“小”字上面大作文章，就要妨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现在党中央号召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怎么“大办”法呢？从各地情况来看，办法是非常之多，但有共同的一条，都在抓生产小队。似乎越要大办，就越要“抓小”。这是对立的统一，大是小的集中，是由小组成的。

可见，提倡“抓小”不是很小的问题，倒是很大的问题。它表明我们的工作更加深入，领导作风有了极大改进，既抓得深又抓得细，发扬了党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问题很明显，要“抓小”，解决“小”中的问题，就得深入下去，埋头苦干一番，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这样，就跟那些眼睛朝上、粗而不细、浮而不深，华而不实的作风格格不入。当然，这不是说，一讲“抓小”，到了小队或小组里去，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不是的。提倡“抓小”，还得善于“抓小”，提高到“大”。但是首先从思想上认识“抓小”的重要性。再加上埋头苦干的精神，深入下去，切切实实地抓它，那就可能抓好，而有利于办好大事业。

(1959.9.5)

关 心 群 众 生 活

生活中有些事情，譬如柴米油盐问题、住房穿衣问题、文化娱乐问题，等等，看起来似乎都是些零零星星的小事，然而它们却与广大群众的实际生活有着直接的，密切的联系，无论谁也少不了它们。

我们应当十分关心群众生活中的这些实际问题。

正因为这些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看起来是零零星星的小事，所以容易被人忽略，而不给予充分的重视。当然，这些事情比起工农业生产来，是有轻重不同、主次之分的。工农业生产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它在根本上关系着我国的国计民生，关系着社会主义建设基础，所以它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和最突出的内容，我们在任何时候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这是必然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以为群众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无足轻重、不关紧要了。事实上，群众生活中的这些实际问题也是重要的。它和工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正是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局部利益和整体

利益的关系。发展工农业生产，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只有它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我国人民生活水平获得最大限度的提高，我们应当无条件地服从这个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可是，我们对于群众的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也不能忽视，而应当采取十分关怀的态度。道理很明显，首先，我们革命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人民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因此我们既关心群众将来的生活，也关心群众现在的生活，就是说，我们既关心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也关心群众的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其次，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固然是较小的、较短暂的，但它对于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却有着一定的影响，如果忽视了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就会影响到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顺利实现。所以，我们应当把长远的、整体的利益和眼前的、局部的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

关心群众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还有着它本身的特殊意义。我们知道，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虽然是最根本和最主要的，但是它并不能马上就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实际效果，而是需要较长的时间。比方建设一座现代化的钢铁厂或汽车制造厂，从设计、施工到投入生产，都需要较长的时间，而不可能在一两天之内就给人们带来实际利益。建设一座工厂如此，建设一整套工业体系就更是如此。然而，群众生活中的那些实际问题，如柴米油盐、住房穿衣之类，却是天天都和广大群众发生着直接的联系。这些实际问题妥善解决了，就